

# 共修母女緣

◎ 愛茉莉



去年底由於身份問題，回台灣等待合法入境美國的簽證，在台灣待了整整三個月。這段時間每天和母親朝夕相處，才發現這有生以來，難得與母親親密共處，彷彿是老天賜給我們一個共修母女緣的機會，也是賜給我一個補修孝道學分的好時機。

我出身於軍人家庭，父母親為了等待一個傳遞香火的兒子，先後給了我們六姐妹來到人間修行的機會，終於盼到排行第七的么弟。但以父親微薄的軍餉，要負擔食指浩繁的九口之家，談何容易？再說，母親雖然是全職的家庭主婦，一時間也照顧不過來年齡差距最多不超過三歲的七個小蘿蔔頭，於是大姐和我從小在外婆家長大，直到我高中畢業才和雙親及其他姐弟們團聚。

然而因家裡人口眾多，所以全家人分住在公寓的兩層樓，和雙親有一層屋頂相隔；而大學階段是在經歷大專聯考後，有如籠中鳥般，一旦籠子開了門整天就想往外飛的狀態；入社會又是從

事工時超長的新聞工作，工作到一個段落就來美國了，這一來就是十年有餘，其間回去次數極少，停留時間也都很短。有時候不免會遺憾，似乎對自己雙親的了解都非常有限，遑論親密的親子關係。

如今父親已在六年前往生，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再補修這部份的學分，唯有等到自己百年之後，才能回天對老父補盡孝道。在台灣的這三個月內，我沒有和太多的老朋友聯絡，以減少出門酬酢敘舊的時間，儘量待在家裡陪老媽，共修母女緣成為我這段期間最重要的功課。

母親出生時，她的生母因難產而亡，又沒能從繼母身上獲得充份母愛的滋潤，所以從小她就有點孤傲不群，總是獨來獨往，不輕易吐露心事，即使是如此親近的家人亦然。她個性很強，是家庭的中心，在軍中威嚴無比的父親在家裡卻處於弱勢；父親展現了儒將風範，包容一生為他辛勤操持家務及撫育子女的小女子，更成就了他的男子氣概。台諺：打妻狗牛豬，疼妻大丈夫，洵不誣也！

大約30多年前，父親正值壯年、前途看好的時候，卻罹患了食道癌，西醫束手，而轉求中醫。所幸父親碰到了好醫生，對症下藥，並佐以偏方，每天要吃大量的薏仁燉蓮藕，而採買的重責大任當然就落到了母親的肩上。印象中，母親經常一大清早就到台北果菜市場去採購新鮮的蓮

藕，一方面是量的需求，一方面是批發市場價格低廉，因此每隔幾天母親就要踏上這趟艱苦的旅程。

那個年代，公車是她唯一的交通工具。下了車後，她兩手提著大袋蓮藕，拖著蹣跚沈重的腳步走回家中的身影，留給我深刻的印象。她的堅毅果決展現無遺，從沒要求別人幫忙，總是獨自一人提著沈重的蓮藕，乘公車來回，父親因此得以延續了他寶貴的生命。

父親還健在時，他和母親總是一大早就並肩出門，到附近的公園散步、運動。一旦撒手，形單影隻的母親在街上看到別人老夫老妻相伴相扶的鏡頭，往往感慨萬千，歎父親走得太早，留下她孤身一人。好在我們家姐妹眾多，大家經常輪流回家看望老媽，晚上還與她共眠，減少她的孤獨感。我長年在國外，一旦回家理所當然要趕快補修流失的學分。

去年底我回台灣時，由於才剛搬新家一個禮拜，母親對週遭環境完全陌生，於是我每天清早就陪著她散步，認識附近的生活環境，尋找傳統市場、麵包店、隱藏在小巷子裡的雜貨店等、也陪她到公園運動，晚上則母女倆同床共枕，形成一個兩人世界。已過完80大壽的母親，記憶力開始減退，重複走過多次的路徑，仍然會忘記；她經常輕聲地說：「妳回美國後，我怎麼辦？」時時流露出希望我留在台灣的心聲。

新家旁邊就有社區老人大學，我曾想幫老媽報名，好讓她白天有個地方可以打發時間，更重要的是交交朋友，尤其是同樣年齡層的老人家，大家可以做個伴，就不會覺得寂寞無聊，但她就是不願意。原來是好強的心態作祟，因為她覺得

自己沒唸過什麼書，只有在私塾認字的程度，她顧慮的是別人程度好，她連講話都插不上嘴，所以跟她說破嘴皮都沒有用。沒人陪她的時候，她寧願坐在窗邊，獨自凝望著窗外人車的川流不息

回紐約後和姐姐通話時，她們告訴我，那三個月老媽習慣了我的陪伴，對我產生了完全的依賴，家中處處有我的身影，讓老媽頗有留戀；她們帶她附近逛逛時，她也總是說：「老五帶我來過這裡」、「老五帶我去過那裡」讓她們都要嫉妒我了，多年來的相伴竟比不過我的三個月。

俗話說，老小、老小，就是人老了就又恢復跟小孩子一樣的性情。從老媽對我的依戀來看，這段期間我要寶、哄她、逗她開心的老萊子角色，想必扮演得還挺稱職的。母親體質很好，操勞一生仍然耳聰目明，不需要太操心她的健康問題，這是我們為人子女的福氣；但我深切盼望，她能敞開自己的心胸，與外界接觸，而不要把自己封閉在狹小的心靈空間內，相信這樣她就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，自己活得開心，子女們也更加能夠放心！

